

随园史学研究丛书

主编 刘进宝 施和金

历史文献学丛稿

(上)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吉林人民出版社

随园史学研究丛书

历史文献学丛稿
(上)

主编 刘进宝 施和金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学丛稿/刘进宝,施和金主编.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随园史学研究丛书)

ISBN 7-206-04623-1

I. 历… II. ①刘… ②施… III. 史籍—文献学—研究—中国 IV. G25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5493 号

随园史学研究丛书

历史文献学丛稿(上、下)

主 编:刘进宝 施和金

责任编辑:陈余齐 封面设计:杨丽华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朝教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5

标准书号:ISBN 7-206-04623-1/K · 155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2 版 印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38.00 元(共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随园史学研究丛书》总序

中国是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学，博大精深、气度恢宏、根深叶茂、历久弥新。梁启超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历史科学的任务，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恩格斯在 19 世纪曾深刻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经济、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的观点。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现在，距恩格斯讲这番话时，又过去了一百多年，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问题的基本原则，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相反，飞速前进的时代步伐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正要求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和更为严谨的态度以及艰苦细致的工作去应对时代的挑战，奉献出无愧于时代和充满科学精神的史学精品。

我们编辑这部丛书的目的，在于及时出版我校教师和研究人员最新的成果，展现我校史学研究的风貌。丛书所收各书，或“著”或“译”、或“编”或“论”。涉及的范围涵盖历史学一

级学科所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包括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地理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等。我们期望通过这部丛书的编辑发行，使学术界更多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为促进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与繁荣，贡献绵薄之力。

这部丛书以“随园史学研究丛书”命名，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南京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学校现在的老校区即为清代文学家袁枚“随园”著述之故地，同时，南京师范大学还是历史上柳诒徵等史学大家的执教之所。取名“随园”，自是对先贤的尊重和纪念。二是希望借助“随园”这一富含文化内涵的名称，鼓励我校的史学同仁奋发图强，积极进取，求实创新，在史学研究上做出更大的成绩。

编辑这部丛书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虽然丛书编委会的成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难免还会有缺点和错误，祈请学界同仁不吝赐教。相信经过大家的努力，本丛书一定会编得更好。

《随园史学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前　　言

文献学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如唐圭璋先生在宋词方面、徐复先生在先秦典籍整理方面、钱玄先生在三礼研究方面、孙望先生在唐代典籍整理方面、陈振先生在宋史研究方面、陈美林先生在明代文献研究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的“文献学”也被列为全国高校古委会直属的四个“文献学”专业之一。

近年来，施和金教授在历史地理文献整理研究方面，郁贤皓教授在唐代文史典籍整理研究方面，更是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

施和金教授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后又师从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攻读历史文献学研究生学位，对我国传世的历史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地理文献有较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自 1984 年以来，他就应中华书局和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主持了《读史方舆纪要》、《方舆胜览》、《隋书地理志考证》、《晦明轩稿》等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发表了相关论文 50 余篇。施和金教授点校整理的《方舆胜览》70 多万字，被纳入“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之中，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得到了高度赞扬，由其主持整理点校的《读史方舆纪要》300 多万字，也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部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出版，为历

华文史论丛》、《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黄征、董志翘、施谢捷三位教授侧重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已出版《敦煌变文校注》、《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等学术专著，并在《文史》、《中国语文》、《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王青教授侧重于宗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了《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信仰与神话》等专著。而且，各位学者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了显著的特色和优势。可以说，文史打通、文史结合是南京师大文献学研究的特色。

为了展示我校“历史文献学”专业的研究成果，我们选编了部分有关论文，汇集成册。编入集中的论文，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敝帚自珍，我们以其献给学术界，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指正，将我们的学科建设搞得更好。故我们在此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多提宝贵意见。

目 录

《宋史·地理志》补校考	施和金 (1)
新旧《元史·地理志》补校考	施和金 (16)
《明史地理志》补校考	施和金 (52)
《元和姓纂》整理记感	郁贤皓 (67)
《左传》解经特征论	赵生群 (78)
《公》、《穀》传经失真考 ——以弑君之事为例	赵生群 (100)
《周书校补》商榷	方向东 (113)
《吕氏春秋》举贤任能主张述评	陈 虹 (120)
《汉武帝内传》研究	王 青 (130)
《明语林》人名缺讹补正	陆 林 (165)
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	郁贤皓 (173)
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	党银平 (186)
唐代有无“宾贡科”新考	党银平 (193)
唐、元、明、清、近代有关书目作者考论	陆 林 (207)
略论中古时期奴婢的称谓名号 ——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李天石 (235)

《宋史·地理志》补校考

施和金

二十四史中，《宋史》向被史家讥为芜杂之书。其《地理志》部分，早年便有聂崇歧先生做过《宋史地理志考异》，指出了其中许多问题，后被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丛书中。但聂先生的文章既然名为“考异”，所以他所做的工作便也只限于考校异同，而涉及是非问题，则大多没有作出结论。解放后，中华书局出标点本二十四史，《宋史地理志》（以下简称《宋志》）得到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整理，纠误正讹，六卷志书共出校记186条。前些年，中华书局约我点校宋人祝穆所著《方舆胜览》，工作中常取《宋志》与其对勘，发现新标点本仍存在一些问题，为使该志益臻完善，最近我又取宋代地志及明清一些方志以考校其疑误，今将考校所得按原书顺序胪列成篇。

卷八十五 地理 - 京城、京畿路、 京东路、京西路

1. (东京) 新城……北四门：中曰通天、东曰长景、次东

曰永泰、西曰安肃。（中华书局标点本 2102 页 12 行。下版本同，不另注明。）

本段文字，《宋志》有小注云：“以上皆因周旧名，至太平兴国四年改今名。”既云太平兴国四年改名，则此处不当再书周旧名。据《宋会要》方域一及方域三所引《京都杂录》，周代所名长景门，至宋代已改为景阳门，故此处应书为“东曰景阳”。《读史方舆纪要》记此门即作“东曰景阳”，甚是。

2. 宛亭，元祐元年改冤句县为宛亭。（2111 页 1 行）

此云宛亭县改名在元祐元年，而《宋会要》方域五、《舆地广记》卷七、《宋朝事实》卷一八均在大观二年。各书记载与《宋志》差异甚大，疑《宋志》有所缺载。或元祐年改而复故，至大观时又改欤？

3. 阳谷，景德三年徙孟店。（2111 页 4 行）

《宋会要》方域五所记与此同。然宋代阳谷县近靠黄河，常为水患所迫而屡迁县城。《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云：“皇朝开宝六年，又河水冲破县城，至太平兴国四年移于上巡镇，即今县理。”由此可知，在徙治孟店之前，县城先迁上巡镇，并非由旧治径直迁往孟店。又董政华等修《阳谷县志》谓“太祖开宝六年水没阳谷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迁南三里上巡镇，去屯不远，号新城，以水没者为古城。八年，又从新城西迁孟店，去古新二城皆三十里，即今之阳谷城也。”（卷一）则西迁孟店，似不晚至真宗景德三年。因新城距旧城只三里，仍近大河，时有水没之虞，故太平兴国八年又迁城至孟店说较为可信。

4. 单州，砀郡，建隆元年升为团练。（2111 页 8 行）

“建隆元年”，《元丰九域志》卷一、《宋会要》方域五均作“建隆二年”，与此不同。按《宋志》记各州县置废年月，往往

与它书有异，而相差大多在一年之间。此类情况，主要是各书所取标准不一，有取州县申报年月为准，有取朝廷批准之日为定。按例，州县置废均应以朝廷诏下为准，故此处亦应以“二年”为是。

5. 襄阳府……县六：襄阳、邓城、谷城、宜城、中卢、南漳。(2113页3行)

《舆地纪胜》卷八二、《方舆胜览》卷三二所记襄阳府领县均无邓城县，《宋会要》方域五云“邓城县绍兴五年废入襄阳府”，则《宋志》此处应删邓城县，并补书废县之文。

6. 随州……县三：随、唐城、枣阳。(2113页10行)

此随州领县，中间多有变化：宋初原领四县，熙宁元年废光化县后，领随、唐城、枣阳三县；至南宋绍兴五年，又废唐城县为镇隶随县，止领二县；及“嘉定十二年，制置赵方奏升枣阳为军，却割德安府应山县来属（见《舆地纪胜》卷八二），虽仍领二县，县名却已经不同，故《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随州下均领随、应山二县。此《宋志》所记，除脱唐城废县、枣阳升军之文外，又漏应山改隶之言。同书卷八八德安府下虽载有应山县，却无改隶随州之言，而云“南渡后无应山”，实属大谬。

7. 枣阳。(2113页11行)

枣阳本为随州属县，南渡后升军，《宋志》失载，已如上条所言。然枣阳升军，废复二次，《宋志》更无详尽记载。《方舆胜览》卷三三云：“枣阳，中兴以来属随州，莫将申请升为军，寻降军使，后因荆湖制置赵方申请升枣阳军。”《舆地纪胜》卷八八、《宋会要》方域五、《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五、《皇宋十朝纲要》卷二〇，均有类似记载，《宋志》失载，实在不

该。

8. 光化军，乾德二年以襄州阳城镇建为军，析谷城县二乡置乾德县隶焉。熙宁五年废军，改乾德为光化县，隶襄州。元祐初复为军。县一：乾德。（2114页11行）

熙宁五年既改乾德为光化，则此领县不应再书乾德，而应为光化。《元丰九域志》襄州下即领光化县，不书乾德。《舆地纪胜》卷八七、《方舆胜览》卷三三亦记光化军领光化县，可证《宋志》记乾德不确。

9. 僮师，庆历三年废，四年复，熙宁五年省入缑氏，八年复置，省缑氏县为镇隶焉。（2115页3行）

《元丰九域志》卷一云：“熙宁三年省僮师县为镇入缑氏”，与此所云熙宁五年有异。而《宋会要》方域五则云“熙宁三年废为镇，四年复置，熙宁五年又废，八年复置”。两相对照，知本书脱熙宁三年废县之文，故与《元丰九域志》不一也。

10. 河清，开宝元年移治白波镇。（2115页7行）

“白波”，《太平寰宇记》卷五与此同，而《宋会要》方域五作“白陂”，清康熙《孟津县志》卷二引《宋志》又作“白坡”，且云：“宋河清城在治西十八里白坡镇，太祖开宝初自河北移此。”此类乡镇地名，当地人一般不会写错，似应以“白坡”为是。或宋时为白波，明清时书为白坡欤？

11. 白马，熙宁三年废灵河县隶焉。（2116页6行）

“熙宁”，《元丰九域志》卷一、《舆地广记》卷九、《宋朝事实》卷一八均作“治平”。治平为英宗年号，熙宁为神宗年号；治平在先，熙宁在后；疑本书有脱误。

12. 信阳军，开宝九年降为义阳军，废钟山县。太平兴国元

年改为信阳军。(2117页7行)

此云“信阳军开宝九年降为义阳军”，似两军有地位高下之分，其实不然。《元丰九域志》卷一云：“信阳军，唐申州，皇朝开宝九年降义阳军，太平兴国元年改信阳军。”则宋代所降者，是由申州降为义阳军，非由信阳军降为义阳军也。只因《宋志》过于简略，遂使人易生误解。又，此信阳军原隶京西北路，但南渡后于绍兴九年正月五日拨隶淮西路，又于绍兴二十年三月十八日拨隶湖北路（见《宋会要》方域五），故《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二书均置信阳军于湖北路下，而本书仍将该军置于京西北路下，又不言其二次改隶之事，误甚！

卷八十六 地理二 河北路、河东路

13. 信安军……砦七：周河、刁鱼……（2125页末行）

按“刁鱼”，《元丰九域志》卷二、《宋会要》方域五均作“刀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六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条下有“刀鱼巡检”，可证《宋志》作“刁鱼”有误。刁、刀形似，故易致误。

14. 威胜军……太平兴国三年于潞州铜鞮县乱柳石围中建为军。（2136页7行）

此威胜军建置时间，《隆平集》卷一、《太平寰宇记》卷五〇、《元丰九域志》卷四、《宋会要》方域六、《文献通考》卷三一六均在太平兴国二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更明确为二年夏四月，其文云：“夏四月……先是，诏于潞州北乱柳石围中筑城。甲午，赐名威胜军。”则本书作“太平兴国三年”有

误，当改。

卷八十七 地理三 陕西

15. 樊川，旧万年县，宣和七年改。（2144页6行）

“七年”，《宋会要》方域五、《文献通考》卷三二二均作“三年”，疑本书有误。

16. 耀州，华原郡，开宝五年为感义军节度。（2146页7行）

《宋朝事实》卷一八与此同，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则作“乾德五年三月庚戌置感义军于耀州。”《皇宋十朝纲要》卷一既云“乾德五年建耀州为感义军”，又云“开宝五年建耀州为感义军”。而据《宋史太祖本纪》，乾德二年三月“乙未，北汉耀州团练使周审玉等来降”。此时宋与北汉正处于交战状态，多在北方边境建军，如建隆元年建安州为安远军、贝州为永清军、镇州娘子关为承天军、莫州清苑县为保塞军，乾德二年又以襄州谷城县置光化军，乾德五年又建随州为崇义军、金州为昭化军、麟州为建宁军等等。此耀州既然已于乾德二年归宋，建军似不会等到开宝时，当以乾德五年为是。

17. 兰州……阿千，有阿千水。（2165页14行）

按此“阿千”为“阿干”之误。《元丰九域志》卷三、《金史地理志》卷二六均作“阿干县”、“阿干水”。《读史方舆纪要》卷六〇“阿干河”下云：“在州西三里，源出马寒山，至分水岭分为二，南流入金县为阁门河，北流入兰州阿干谷为阿干河。”因千、干字形极为相近，故易致误。又，本书同页兰州下有几处言及“阿千堡”，以堡之得名亦由阿干水而来，“千”亦

应作“干”。

卷八十八 地理四两浙、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

18. 临安，钱鏗奏改衣锦军，太平兴国四年改顺化军。
(2174页5行)

此军名更改，《宋会要》方域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舆地纪胜》卷二及《皇宋十朝纲要》卷二都在太平兴国三年，本书作“四年”有误。

19. 新城……淳化五年升南新场为县，熙宁五年省南新县为镇入焉。(2174页6行)

此省入新城县之南新县，《太平寰宇记》已记有此县，云“乾德六年钱氏割临安县地置南新场，以便征科，至太平兴国六年改南新县。”(卷九三)则建县时间不迟至淳化五年。《太平寰宇记》为宋人乐史所撰，始作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而政区沿革则以雍熙四年(987年)为断，如南新县迟至淳化五年(994年)才建，则《太平寰宇记》不可能无中生有，《宋志》当有脱误。又据《元丰九域志》记载，淳化五年是以南新场为昭德县，至六年始改昭德为南新(昭德为唐代县名，于大历六年省废)。则此南新县即使是始建于淳化五年，亦非名为南新，故县名改易，《宋志》亦有脱误也。

20. 嘉定，嘉定十五年析崑山县置，以年为名。(2174页末行)

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四、《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〇三，该县是建于嘉定十年，非十五年，明清以来嘉定地志亦都以十年为准，此处“五”字疑是衍文，宜删。

21. 扬州……南渡后，增县二：广陵、泰兴。（2178页9行）

《舆地纪胜》卷三七、《方舆胜览》卷四四扬州领县皆无广陵，此县南宋时似未复置。《宋会要》方域六亦止云“广陵县，熙宁五年废隶江都县”，未云复县事。《宋志》云南渡后增广陵县，不知何据。

22. 楚州……开宝七年以盐城还隶。（2179页5行）

盐城原属泰州，还隶楚州，本书记为开宝七年，而《元丰九域志》卷五、《舆地纪胜》卷三九、《宋会要》方域六、《文献通考》卷三一八等均在开宝九年，疑本书“七年”为“九年”之讹。

23. 招信军，本泗州盱眙县，建炎三年升军，四年为县，隶濠州。绍兴二年复隶泗州，七年仍旧隶京东。十一年隶天长军。十二年复升军，以天长来属。宝庆三年入于金，绍定四年夏，仍为招信军。县二：天长、招信。（2182页2行）

此招信军本泗州盱眙县，建炎初升军时军名为盱眙军，并非招信。此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舆地纪胜》卷四四、《方舆胜览》卷四七、《宋会要》方域六、《皇宋十朝纲要》卷二〇都有明确记载。本书但云“建炎三年升军”，不书军名，而文末又云“仍为招信军”，似始初即为招信军，与史实不符。由盱眙军改名为招信军，据《方舆胜览》记载，乃是“绍定间金虏残党合纳买住乞降”，方改为招信军，此前一直称盱眙军。又，该军领县应为三，本书脱盱眙一县，当补。

24. 寿春府……县四：下蔡、安丰、霍丘、寿春。（2183页3行）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八，下蔡于南宋时没于金，此处未

作注释，应补文说明。

25. 景定三年升巢县为镇巢军。(2185页4行)

据《宋史理宗纪》，升巢县为镇巢军在景定元年六月，不在景定三年。

26. 太平州，开宝八年改南平军，太平兴国二年升为州。(2188页3行)

据《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五、《元丰九域志》卷六、《隆平集》卷一、《舆地纪胜》卷一八、《方舆胜览》卷一五、《宋朝事实》卷一八、《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此“南平军”当做“平南军”，本书有倒误，应乙正。

27. 宜黄，开宝三年升宜黄场为县。(2190页14行)

《元丰九域志》卷六、《宋朝事实》卷一八与此同，而《太平寰宇记》卷一一〇云：“乾德六年李煜割崇仁之仁桂、崇贤、待贤三乡复立宜黄县”。《舆地纪胜》卷二九又云：“乾德六年李煜置宜黄场，后复为县。《国朝会要》云‘开宝元年以宜黄场置宜黄县’，年月似不同，然乾德止于五年即改开宝，是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也。李煜是时虽未宾服，而已用国家正朔故耳。”据此，当以开宝元年为是，本书“三年”乃“元年”之误。

28. 南安军，淳化元年以虔州大庾县建为军……县三：南康、大庾、上犹。(2191页8行)

据《宋志》例，凡州军治所之县皆列于首位，此处既云以大庾县建南安军，而又列南康为首县，是自乱其例也。当改正才是。

29. 枝江……嘉熙元年移漸、涅洲。(2193页10行)

“涅洲”，《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作“洋洲”，《嘉庆重修